

英国曾被誉为绅士国度,最有名的例子是伦敦男人关于天气的谈吐,极度乏味的同时又显得彬彬有礼。但是近来的英国麻烦不断,从8月6日晚间开始,一场被称为“至少10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骚乱”在英国伦敦上演,并且很快蔓延至伯明翰、利物浦和诺丁汉等地。仅仅一夜之间,温文尔雅的绅士们,就变成了惹是生非、破坏法纪的街头流氓;昔日安静明净的街区变成了一部分青年实施劫掠的战场:商店被抢劫,路人遭殴打,警车被点燃……近一周时间,“恐慌”成了伦敦的关键词。

经济衰退,失业率上升,种族隔阂,自由被滥用……包括首相在内的英国人开始反思这场刚刚过去的骚乱的原因;没有一个英国人愿意看到这种失控的局面出现在一年后的伦敦奥运。

值此骚乱刚刚过去,伦敦街头刚刚恢复平静之际,快报特约请正在伦敦采访的新浪网财经频道派驻欧洲站站长郝倩,为快报读者带来有关此次骚乱的前方报道。

□快报特约记者 郝倩 伦敦报道

伦敦! 伦敦! 一座被劫掠的恐怖之城

**黑暗的一周
“恐慌”成为伦敦关键词**

上周日(7日),47岁的阿德里安娜在电视上看到一群年轻人抢砸沃达丰店铺(通讯运营商)的画面,一眼就认出那个带头砸店的居然是自己18岁的女儿切尔西。阿德里安娜被震惊了,几乎是同一时间,她拨通电话报警。事后,阿德里安娜说,举报女儿这一决定简直令她“心如刀绞”,可是不论如何,还是觉得举报女儿是对的。

切尔西对母亲的“大义灭亲”十分气愤,在地方法庭上表示拒不认罪,并对法官出言不逊,说骚动的那天是她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天。当场就把法官震住了。

切尔西在朋友们的眼中就是一个体育天才,不仅报名了明年伦敦奥运会的志愿者,还见过伦敦市长,又在2009年因为一场体育赛事受邀参观英国众议院。这样一名看似优秀的英国年轻人,却在伦敦骚乱中“英勇”地砸烂了沃达丰的玻璃,还冲警察扔棍子,就连她妈妈也不敢相信这些暴力画面里居然有自己的女儿。

8月12日,距离托特汉姆的“和平示威”,也就是此次英国骚乱的导火索事件接近一周,整个大城市街道被砸,建筑被烧,几千家店铺被洗劫一空。全英被逮捕的涉嫌骚乱者人数已经超过1500人,数个城市的地方法庭夜不歇,仅为将这些嫌疑犯候审过。一些拒不认罪的可能还要接受第二次审理。

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,越来越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也陆续出炉。在看闭路电视监控资料时,警察们对眼前的情景十分惊诧——就看到22岁的史瑞卡·李大白天的,正坐在一家被砸烂的鞋店里悠闲地试穿一双运动鞋,确定鞋子合脚后才很开心的离开,同时在他店铺里还抢了笔记本电脑之类的。当天,伦敦有几千家店铺在骚乱之后被抢。

都这么清晰地呈现在“镜头”里,难怪警察很快顺藤摸瓜将史瑞卡逮捕,即使考虑到她已经是一位年轻的母亲,但她依然难逃其咎。事后警察发现,史瑞卡的家距离她顺手牵羊和抢东西的店铺只有50码,而她本人当天穿的一条紫色裙子,又和她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上传的一张照片一模一样。这些都是成为英国警方所掌握的确凿证据。

未成年人、无业年轻人,还有逐渐浮出水面的中产阶级子女,甚至一些单亲妈妈都参与了骚乱。在骚乱数日之后,骚乱者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已经愈加清晰。根据英国警察局11日做的一份详细表格,在各城市地方法庭

接受审讯的千余名犯罪嫌疑人中,95%为男性,82%不到30岁,其中69%不足24岁。

从上周六(6日)开始,之后的几天被英国一些议员称为近五十年来“最黑暗的日子”。没有人忘得掉那些震撼人心的暴力画面,被烧着的公交车、汽车,以及撞倒的楼房。

32岁的莫妮卡5个月前从波兰移居伦敦,希望可以过得更好。可结果却是在8月8日晚上从楼上纵身一跳,就是为了逃离火灾现场。直至今日,说起当晚的经历,莫妮卡还是止不住颤抖。她原本听从妹妹的话:当天有骚乱,所以呆在公寓里不要出来。但意识到整个建筑都已经被烧着,她想逃命却已经无路可逃。“我们原以为这个国家是高度文明的。”莫妮卡只有如是的寥寥数语。她妹妹说,当天的莫妮卡几乎命悬一线,如果不是从楼上跳下,如果不是有警察在下面接住她,莫妮卡可能成为一名“受害者”。

同样,在北伦敦的托特汉姆区,骚乱之后数十人无家可归。在伦敦其他地区,很多英国居民半夜从家里逃出。口碑一直不错的Ealing地区,一户英国人家知道骚乱者在街上砸店铺,抢劫,又开始放火。只能举家从公寓里逃出,当晚在酒店借宿,第二天便投奔英格兰Somerset的亲戚家。

待到周二,诸多公司已经鼓励员工早回家,而且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在周二的伦敦市中心,圣保罗教堂、威斯敏斯特、伦敦眼依然挤满了来自美国、以及法国、西班牙和瑞士的游客。游客的闲庭信步,和下午五点便从各自写字楼奔出,拎着便利店袋子赶回家的上班族形成鲜明对比。当天,英国晚报的头版大标题:“远离街道”,到周四,标题已经改为“游客需要注意安全”。

同时,这个城市的多样化也令人称奇,虽然伦敦一直致力于做“混合社区”,杜绝“贫民窟”,但是实际上“贫民窟”,或者说,更可怕的“精神贫民窟”根本没有被制止。而进入伦敦工作的白领阶层,在选择居住的时候,说到某一个社区,必然加上诸多“标签”,而白人聚居地,印巴人和非裔聚居地也通常泾渭分明。再细而分之,来自西欧发达经济体的白领偏好住在一起,而东欧的又可能偏好另外的社区。

被斥责为助纣为虐的社交网站Facebook和Twitter,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有很多青年志愿者就是通过这两家社交网站自动集结,清扫社区,并协助警方辨认嫌犯。“这个国家有不争气的年轻人,也有深深爱着它的国人。”一位网友在骚乱事件后如是说。曼城市政厅的官员Paul Carew则说,“昨晚骚乱的有很多年轻人,但是今天早晨也有很多年轻人在清理街道。后者,才是真正‘市民’。”“扫帚军团”的照片令人震撼。事实上,在每一场骚乱之后,清洁工人都拒绝清理骚乱的垃圾,因为这根本不应该在他们的职

责范围内。可是在伦敦、曼城和利物浦,每天早上8点到9点,数百名可爱的年轻人背着五颜六色的扫帚、垃圾袋,戴着手套主动到自己的社区里去清理垃圾。一夜骚乱后,往往是满街狼藉,可这些年轻人都尽力在短时间内让街道重归平整。

还有一些年轻人组成了“志愿军”,加入了保护家园的战役,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。

英国人安思文在新浪微博上发文说:“英国人最可爱,有一批人搞骚乱,把好几个区域全烧了,还有一批人隔天早上八点准时到现场当志愿者,形成团队扫地并收拾东西,到了晚上弄得干干净净的,又恢复正常了。结果,那批坏人又来搞乱。”安思文问,“这个可爱又可悲的恶性循环可以维持多久?”

目前杜干的死仍在调查进程中,但是第二天晚上,托特汉姆居民就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。当抗议者遭遇到了防暴警察的时候,抗议升级为当地年轻人和警察之间的战斗。而全面开花之后,伦敦各地都开始骚动,那些做主力的年轻人对参与这些暴力行径的态度从“愤怒”转化为“享受”,这还是没算上那些趁火打劫的。

2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生Ashraf Rossli一个月前刚到伦敦上学,周六晚上在东伦敦Barling地区无辜被打,之后一群黑人男生上前佯装帮忙,但其实是翻他的背包,并抢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。11日出院后,这个男生对媒体表示,他对整件事情表示“遗憾”,因为那些抢匪都是“孩子”,甚至有的还在上小学。这些青少年的犯罪心理十分扭曲。一位在利物浦参与骚乱的25岁年轻人在地方法庭受审时态度恶劣,满口脏话,并出言不逊地阐述自己的想法,大意就是人家都在外面闹事,他怎么可能呆在家里错过好戏?而既然是“骚乱”,就要砸烂些东西,否则充其量只能算是“抗议”。说到警察,这个青年又是出奇的愤怒,称警察对他们的爱理不理令他愤怒。

这明显是一场天使对抗恶魔的竞赛。伦敦,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城市,我们经常揶揄说,若从肤色深浅来辨识英国人,绝对足以排出一个从白至黑,有几十个色调的专业调色板。在这里,全球的各大语种、各小语种,在街上几乎都可随处可见。在学校,学生一个班级有超过20个国籍也是经常有的事情。

将举行的伦敦奥运会,这次的英国骚乱,不仅直接打断了首相卡梅伦的假期,连伦敦市长,几百号英国议员,上万名英国警察,以及几个城市地方法庭法官们的夏季假期全部毁了。全城风声鹤唳,有些敏感区域人人自危。

此时完全可以理解卡梅伦的愤怒,以及他在国会上的言之灼灼:“我们会找到你,抓到你,惩罚你。”就这样,法国人在旁边说“风凉话”,点评英国警察装备不足,在关押骚乱者的时候准备也不够,警察自身安全成问题等等。而即使在英国本土,一边是地方政府不停地向首相呼吁,不要再削减警员人数;一边是众议院里,大家集体斥责警察没用。

一场因多元且历史背景深远的骚乱,揭开了英国社会的疮疤,令人难以回避。

有些问题不是被漠视,而是日益积累成顽疾,难以瞬间化解。对于所在所,鲍里斯·约翰逊已经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:经济衰退,失业率上升,种族问题,以及问题青少年。

仅是任何一个因素,都无法挑

伦敦街头被烧毁的汽车 新华社

骚乱者向警察示威 CFP图

手拿盾牌的警察 新华社

伦敦骚乱 新华社



伦敦一家店铺的橱窗被骚乱者击毁 新华社/法新



8月10日,英国首相卡梅伦(中)在伯明翰的西米德兰兹与两名警察交谈,称骚乱局势已经得到控制。新华社/法新

记者直击

伤城伦敦 有人大声叫着“点火”、“点火”

7日清晨,我被一位英国朋友的短信吵醒:昨晚伦敦怎么了?我打开电视,才了解到,4日警察击毙了一名当地被怀疑持枪械的青年,之后演变为6日托特纳姆数百人的抗议示威活动。

我住在伦敦南二区,Brixton与Clapham交界处,发生骚乱的托特纳姆则隶属北伦敦哈林盖区。在伦敦几个“臭名昭著”的街区中,托特纳姆算是一号,帮派横行,毒品泛滥。

在英国,罢工和示威的新闻平日就很多,发生点冲突的也不少,任何细微的社会骚乱都会及时被曝光。可英国社会总体而言管理有序,市民并不会对社会治安或人身安全过度忧虑。因为熟知上述背景,看到托特纳姆的新闻时,并未觉得会影响我的生活,我以为冲突将很快过去,且将止于那个区域。7日当天,我与朋友照常碰头,从海德公园到格林公园,再到中国城附近的莱斯特广场。市中心几乎一切如旧。

但是当天晚上,街头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,街上的人群也是行色匆匆。回家打开电脑,我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。有朋友说,刚开车从Brixton经过,看到年轻人在路上打砸抢,街道乱成一团,先被砸烂了的,是四岔路口边的KFC,地铁已关闭,公交车也改了道。

“我听到砸玻璃的声音,有人闻进来,叮叮咚咚,有人大声叫着‘点火’、‘点火’。我们大家都慌了,不知该怎么办,也不敢往外看。”一个住在“高尚社区”的朋友说。当天,他们一家开始商量是不是要逃出伦敦,因为街道已经不安全,家也不敢回。

“还不到5点的时候,同事就开始陆续回家了,公司也发邮件让员工尽早回家。”金融城工作的朋友对我说。这一天的金融城,下班的时间明显提前了一两个小时。在圣保罗大教堂旁边的购物中心,从4点开始店铺陆续关门,而在连日来发生骚乱的区域,甚至连有些小超市也关门了。

大家都密切关注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,互发邮件、一日之内,社交网站从“恶魔”变成了“天使”。在Twitter上,有人发起了“暴乱清理”行动,立即得到广泛响应。许多英国年轻人自愿当志愿者去清扫街道,甚至有一位父亲调侃说:谁和我儿子说一声,他会把自己房间收拾了。

有人在Facebook上号召大家支援警察维持秩序,1天内就有100万人加入。社交网站原本是新兴事物,可伦敦之前发生的大大小小十几次骚乱之后,并没有这种通讯工具,可流血事件并没有少发生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“枪不会杀人,人才会杀人”。

在不断接电话和回复短消息之

题,这埋下了愤怒的种子。一边是这些年轻黑人生活艰辛,另一方面是他们坚信警察都有种族歧视。这种隔阂延续至今,丝毫没有化解。

伦敦市长正在组织安排更多的黑人警察,以及黑人督导,处理黑人社区,以及黑人青少年的教育问题。这些都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环,具体如何化解种族之间的微妙关系,依然没有绝对完美的解决方案。因为伦敦社区的诸多非裔依然坚信,他们的责任是生孩子,养孩子,而非教育孩子。社会本应承担教育孩子的义务。

此时完全可以让卡梅伦的愤怒,以及他在国会上的言之灼灼:“我们会找到你,抓到你,惩罚你。”就这样,法国人在旁边说“风凉话”,点评英国警察装备不足,在关押骚乱者的时候准备也不够,警察自身安全成问题等等。而即使在英国本土,一边是地方政府不停地向首相呼吁,不要再削减警员人数;一边是众议院里,大家集体斥责警察没用。

一场因多元且历史背景深远的骚乱,揭开了英国社会的疮疤,令人难以回避。

有些问题不是被漠视,而是日益积累成顽疾,难以瞬间化解。对于所在所,鲍里斯·约翰逊已经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:经济衰退,失业率上升,种族问题,以及问题青少年。

仅是任何一个因素,都无法挑起这么一起波澜,可怕的是所有因素一并而上,激发了矛盾。

在伦敦骚乱的人越来越多,Twitter和Facebook上贴满了照片,网络上一片紧张。政府和公众斥责两大社交网站又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,因为很多骚乱的参与者都是通过两大网站组织的,而黑莓更是被“点名批评”,说是成为骚乱组织者的主要通讯工具。

在不断接电话和回复短消息之

快报特约记者 郝倩